

戒毒术后

■本报记者 王潇



陈启军即将告别陪伴他两年的DBS机器。

王潇 摄

入院

6月20日,术前一天中午11点,陈启军和女友抵达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中心。

故地重回,陈启军熟门熟路。45岁的他,黑瘦,浓眉,一件红色T恤配黑色短裤,颇显年轻,问了他人年龄的病友表示不敢相信,“最多只有30多岁”。他承认转变发生在DBS术后。机器刚装上的第3天,他就觉得舒服,“原来一直有一口气顶在胸口,突然没有了,顺畅了”;随后他开始感到饿,此后3顿饭按时吃,荤素搭配,而从前总吃零食、喝饮料,有一顿没一顿;体重回升后,他整个人变得有精神,最重要的是,“不再想那东西了”。

“取掉以后会不会又想吸呢?”女友有些担忧,向看望他的主任孙伯民询问。

“如果有念头,这半年多应该已经表现出来了。”孙伯民微笑。

这句话传达出一个重要信息——陈启军脑子里的机器已经关闭6个多月,而医生们之前没有打算告诉他。

“我们把机器关了,这半年,和开着的时候你感觉有差别吗?”孙伯民问。

“我自己不觉得有什么啊。”陈启军的口气明显自豪起来。

这半年多,他不是没有受到与毒品相关的暗示——他在大街上遇到以前“毒友”,照样打招呼,但不再“一起玩”;有一次进ktv包厢,看到针管、打火机,立刻明白在发生什么,他扭头就走。

这说明,他后来靠的不再是机器,而是自己的意志力。

这对于有20年吸毒史、戒断又复吸10余次的陈启军来说,的确是件了不起的事。手术后两年中,医院的例次“飞行检查”——随时通知进行的血检、尿检以及毛发检查也证明,他确实没有复吸。毛发检查甚至可以检验出半年内有没有吸毒。

陈启军表示,自己没有感受到任何不适,他的家人及女友没有观察到他在情绪、性格、记忆上有什么改变。

戒毒手术已有近20年历史。“戒瘾本质上属于一种精神疾病,与人脑中的‘犒赏中枢’有关。‘犒赏中枢’收到刺激时会释放出一种叫‘多巴胺’的化学物质,令人愉快;吸食毒品时,毒品会对大脑进行化学反式刺激,释放大量的多巴胺产生快感,所以在得不到毒品的时候就会难受,难以自拔。”孙伯民说。

伏隔核是脑中“犒赏中枢”中的关键部分,像两颗黄豆,分布在左右脑各一。

早期实行的是脑毁损戒毒手术,通过两条深入脑内的金属针发射正负相反的电,烧毁这两颗“黄豆”,但渐渐人们发现,这种手术可能带来认知障碍、记忆丧失和性欲改变等副作用。2004年,卫生部下令在大多数医院停止开展脑毁损戒毒手术。

DBS戒毒手术基于这一背景发展而来。有研究者又把DBS称之为脑深部神经调节——与不可逆地杀死脑细胞的毁损术不同,这种手术从理论上来说,对脑组织的干预是可逆的,并已较广泛应用于帕金森症、特发性震颤、肌张力障碍等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

2016年,包括上海瑞金医院在内的国内4家医院被允许开展“新型脑深部电刺激(DBS)戒毒多中心临床研究项目”,

探索DBS用于戒毒领域的临床试验。

但即使是“可逆”的DBS手术,也有持反对意见者。他们认为,迄今为止DBS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仍不明确,在哪里放置电极来治疗成瘾还存在争议,而成瘾有复杂的生物、社会和心理因素,手术对潜在风险预估不足,因此,这项手术的研究在很多国家的发展举步维艰。

“你决定好了吗?为什么不再多放一段时间?”一位来自美国的心理学家问陈启军。

“我已经不需要它。我很肯定自己不会再吸了。”陈启军很有信心地回答。

取出

下午2时,瑞金医院手术室,穿着墨绿色手术服的医生们鱼贯而入。

这场景和两年前植入电极时一样,不同的是,那一次,是凿开两个小孔将电极放进去,而今天,是通过小孔慢慢地将电极拔出。

手术室内氛围很轻松。长长的针型电极被拔出后,孙伯民为小孔填上两块钛板,然后缝合。火柴盒大小的脉冲发生器随后也从右胸的皮下被取出。至此,陈启军的戒毒手术治疗算是告一段落。

陈启军是孙伯民团队DBS手术用于戒毒领域临床试验中的第2例病人。

目前,按规定,手术要先经过临床试验阶段,结束后由相关部门评估,再做后续研究。20例是初期临床试验需要完成的数量。

孙伯民一开始以为很快就会“满员”——毕竟人群需求放在那里,研究阶段手术也是免费的。结果两年过去了,仅仅完成7例,离20例的目标还有不小距离。

其中原因,一方面与人们对手术的认知不足有关,另一方面是病例还须筛选;首先要个人意愿强烈,个性诚实,其次家庭也得充分支持、配合。

孙伯民接触了大量患者,但依然对两年前的陈启军印象深刻。“你能看到他有很强的戒断愿望,他说戒断以后可以找工作、成家、要孩子,那种语气不像很多吸毒的人,觉得这些都是很麻烦的事情”,“他说得非常具体,渴求”。

陈启军来自海南省西部一座快速发展的城市,那里是海南最大的植胶产业,靠橡胶挣钱很容易。陈启军曾靠倒卖橡胶,一个月入账10万元。他的父亲去世早,母亲抱兄弟六人带大,他最小,也最皮,初中毕业后没再读书,“从小辛苦的事情

没做过,因为大的(哥哥们)都做完了”。懒散成了生活常态,唱K、骑摩托车兜风、麻将赌博,以及无所事事地喝茶——当地村镇的茶馆,总能见到一些男人,一坐一个下午。

1995年他第一次“玩”海洛因,是学别人吸,并不知道那叫“毒品”。几年之后,“远离毒品”的口号终于在镇上传播,他在一次抓捕行动中被送到强制戒断,3个月,戒断了。

复吸来得轻而易举。看朋友吸,他心里痒,心想“已经戒了,再吸一两次,应该没事”。结果,一次就上瘾。他怕被家人发现,不敢在手臂上注射,都扎在大腿根部,如今全是针眼。他多次尝试戒断,但无一例外都复吸了。

因为贩毒,他被判刑1年8个月。那时他已对美沙酮上瘾。在监狱,美沙酮的戒断反应比海洛因更难熬,打喷嚏、流眼泪、骨头发痒,他看见有人撞墙……那次戒断后,他回家和朋友聚会时,朋友递来一支烟。烟抽完了,他感觉不对劲。朋友连忙解释,一包香烟里一半是普通香烟一半是“特制”,“不小心拿错了”。他再次陷落。

“特别想跟这个东西做个了断。”他向家人坦言。

他有过妻子,有一次发现怀孕3个月,他听人说,孩子不能要,于是让她打掉,又在咨询医生时听说“其实孩子未必会发育不好,可以先观察”,他觉得自己亲手害了孩子,判刑期间,有一次母亲晕倒在家,他却无法回家,“心里特别特别愧疚”。

妻子当时与潘俊医生相熟,潘俊是功能神经外科博士,在瑞金医院进修后赴海南工作,致力于推动DBS戒毒的研究。

陈启军没有马上决定动手术,而是请潘俊带他去看了另一位手术的病人,马路上潘医生在场,他特意用本地话和那人对话,“我就想知道,手术到底怎么做的,到底会不会变傻”。

联系妥当后,就在出发前5天,患高血压的老母亲毫无征兆地在家中去世。3天葬礼仪式结束后,陈启军直奔上海,态度决绝。

躺在手术台上时,他想,这一次,真的是要“改”头换面了。

手术完一回到海南,他就去了母亲坟前,“妈,老六来看你了。”“以后,老六好好的!”

支持

手术室外,杨兰一直在病房徘徊。尽管知道是小手术,她依然担心可能发生的意外,几乎隔半个小时就向医生询问,然后向家族群里陈启军的哥嫂们汇报。

她与陈启军的恋爱,尚未得到她父母认可。她是大学本科毕业,目前当幼儿园老师,在外人看来,这并不门当户对。“吸毒是一件不好的行为,但并不表示,这个人的本质是

坏的。我为人,只看本质。”她说活干脆。

但她也深知,毒品会摧残人的本性,所以她依然有所迟疑。“不戒毒,我不会嫁给你。”她在手术前认真地对陈启军说。

戒毒最难的关键在于戒毒—戒毒—复吸—再戒毒—再复吸的轮回,生理依赖(药瘾)可以通过强制戒毒、药物替代及心理治疗实现,但这些办法对心理依赖(心瘾)是无效的,这也是为什么戒毒人群的复吸率很高,有些地方半年内复吸率可以高达97%—100%。孙伯民说,DBS手术可以帮助降低这种心理上的渴求感。

两年前那次手术后不久,魔鬼的诱惑很快就来了。一名毒友来看陈启军,临走,在门边扔下小袋,并向他抛去一个“双方都懂”的眼神。纠结了整整一个下午以后,陈启军把粉末扫进簸箕,让它随着垃圾走走了。

还有一次,因与家人吵架,陈启军气急败坏,一个人跑上大街,找到毒友代买。“吸第一口我就后悔了,感受不到那种爽的感觉。”他努力寻找理智,“家里人都在期待一个好结果,我何必非要冒这种风险?”

他丢了剩下的毒品,回医院找到潘俊说:“潘博,我犯错了。”潘俊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手术起效了,这说明他已经可以克制心底的欲望,同时原来的剂量不再能唤起他生理快感。

手术最主要的作用是毒品戒断后防复吸,后续的药物、心理以及家庭支持都是治疗的一部分。孙伯民说,有的人指望机器帮忙,就继续吸食毒品,那是无法真正戒毒的。

比如陈启军在术前去询问的那位海南第一例患者,在接受治疗后第三个月,因服用过量海洛因而死亡。孙伯民团队将此案例刊发在2017年7月的学术期刊《神经病学》上。

“机器没有那么神奇,不是说我让我向左就向左,让我向右就向右,你必须要有自己的意志。”这是陈启军的体悟。

瑞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中心主任医师李殿友说:“我们得‘扶上马,送一程’。”

自那之后,团队加强对患者的跟进,基本做到一天联系两次,还和家人保持沟通。潘俊叮嘱医院的警卫,哪怕是陈启军出门吃饭,也要如影随形。

不过,陈启军不再需要“盯梢”。他开始自觉去哪里都带上杨兰,杨兰不肯去的聚会他就不去。杨兰说:“谁是吸毒的,我能感觉到,就不让他接触。其实我起到的作用跟那个机器起到作用是一样的,他心里能有个安慰。”

苏醒

手术结束后,尚在全麻中的陈启军被送入麻醉后恢复室,等待麻醉苏醒。

另一例来自上海的美沙酮成瘾者已经到达病房。他是DBS临床研究项目中最新一例,术后27天,来做电极的调整。

“病友们叫我猪八戒,因为我戒了八次,都没成。”最后一次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住院,他把电视机砸了。

“手术效果很明显。”他说,他从术前时每天要喝140ml美沙酮,已经减到每天55ml,按此速度,他希望4个月就能实现完全戒断。

“我们别急,一步一步来。”李殿友安抚他。

孙伯民始终看好DBS的治疗效果,并深感推广价值之大。“有太多家庭走投无路,你不可能不管他们。”他发现,很多业内人士对戒毒过于悲观,觉得是件不可能的事。

当然,改变正在发生。各国对待DBS戒毒的态度正变得松动。欧洲的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力为他们的DBS成瘾研究招募病人;在美国,植入这种设备可能需要10万美元,但阿片类药物(如海洛因)流行所造成的巨大损失,正在促使美国医生和监管机构接受这一项目。今年2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首次批准在西弗吉尼亚州开展一项关于DBS治疗阿片成瘾的临床研究。就在最近,美国将迎来第一位接受DBS戒毒治疗的试验性手术病人。

孙伯民说,完成20例病例后,如果认为试验结论可信,他们就将进行多中心研究。“不能说你一家医院做得好就行,一定要有重复,多中心做,成功率都到了之后,最终才能面向大众。”这个过程可能还需要三五年。

同时,科研层面的工作也在进行。“到底哪一个核团更有效(医生们最近发现一个芝麻大小的核团可能更为有效),认知方面的影响是变坏了还是有改善,要把核治疗机制说清楚。”

3小时后,陈启军仍然没有从手术室回来。杨兰有些急了。医生解释,手术开始得较晚,因为光是打针就耗了不少时间,陈启军的血管太难找了。

下午5时30分,陈启军终于回到病房。

被推进病房时,他的头用干净的纱布包裹着,看上去有些迷糊。

等人散开,杨兰竖起两个指头,在陈启军眼前晃,问道:“这是几啊?”

“3。”

杨兰一愣。

“逗你啦!”

两人都笑了。

(文中陈启军、杨兰为化名)

喜讯

老人鞋您买贵了吗?穿对了吗?
99元穿专业老人鞋

为庆祝足劲康多家专营店在上海隆重开业,由著名歌唱家蒋大为老师代言的专业老人鞋足劲康诚意回馈上海市中年、老年人。

活动期间进店有惊喜,指定款老人鞋限时99元申购,每人限购1双。

【时间】7月1日-7月10日

【地点】全市各区(县)足劲康老人鞋专卖店

【方式】45岁以上的中年老年人(凭身份证)

活动热线 400-001-6600

足劲康 时尚中老年鞋 MIDDLE-AGED SHOES 上海足劲康实业有限公司

消费市场 专版

刊登内容: 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
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品牌人物
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教育出版
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电话: 021-22898552

敌人真有好心肠吗?

监狱的院子里能吃的树叶都被女俘们抢光,她们太饿,每天只有很少的黑面汤和烂菜,没有盐;她们穿的全是单衣单裤,睡烂草土炕,一个个面黄肌瘦,蓬头垢面;为了获释,有的装疯闹时,哭哭啼啼……

为了与敌人斗争,她们曾准备在特务团长马阔麟来探视“慰问”时,将他干掉,暴动逃跑。无奈敌人戒备森严,无处下手;为了与敌人斗争,王泉媛、吴富莲、李开芬、何福祥、李文英等分散到各个牢房,给大家讲革命故事,组织高唱革命歌曲,揭露敌人阴谋,鼓舞大家斗争到底。

敌人组织“参观”,看淫秽电影,她们号召女俘们装病不起;敌人派活让女俘为马匪部队做鞋,她们怠工并故意将鞋做歪,使鞋无法穿;她们多次口头、书面向马步青要求,坚决回到红军队伍中,开赴抗日第一线;她们利用外出看病的机会,给党中央写信,报告她们的情况……

忽然有一天,马阔麟走进监狱向大家宣布一条消息:“你们兰州办事处来人联系,把你们中间老的小的送回去,其余的留下!”

女俘们争相往前挤,希望自己在“送回去”的名单里面。

然而,敌人纷纷打开了枪机保险,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女俘。

王泉媛挤到前面,说:“老的,曾广澜最老;小的,蔡平君最小,让她们走吧。”

敌人再三审问曾广澜身份,她只说自己是缝衣厂的工人,敌人便把她和女儿放了。

曾广澜和蔡平君走的那一天,敌人一个小军官再三催促,说:“快点吧,外面有车等着你们!”



西路军女红军团长 王泉媛

王霞 著

王泉媛眼看着她们母女俩出了监狱大门,心中舒了口气。

三天后,敌人听到风声,知道了曾广澜的真实身份,马阔麟气势汹汹地走进监狱对王泉媛说:“哼,你这个人,真是当团长的,心眼就是多!军长的老婆、军长的女儿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送走了!我们上当了。我饶不了你!”

王泉媛一直担心曾广澜母女遇到什么不测,这时放下心来,坦然地反问道:“不是你说送走老的和小的吗?这大狱中就她们娘俩一个老一个。”

马阔麟气急败坏地说:“你这是保护军长的太太和孩子!”

王泉媛笑道:“我哪有能力保护她们呢?这只能怪你们自己。”

马阔麟恶狠狠地说:“等着瞧,你们的好日子就快要来了!你们将被分配给马师长部下做小老婆。到那时,我看你们心眼还有这么多吧!”

凉州,1937年秋。

我们真的被释放了吗?

马匪真的让我们回家了吗?

女俘们听到吆喝声后,极快地整理好自己的衣物,争先跑出了监狱她们达几个月之久的牢房。王泉媛走在人群中走出了牢房的大门。身边依然是刺刀和马鞭,依然

是凶神恶煞般的面孔,没有一点要给予她们自由的迹象,可敌人开口声声说这次行动就是要给她们自由呀!想到这里,王泉媛看到了马阔麟。马阔麟就站在不远的树下,正狞笑着看他的部下吆喝,驱赶这群女俘。

100多名女俘在刺刀、马鞭的驱赶下,出凉州城西门,往东走。

望着远远近近的山峦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苍苍萧然,王泉媛想起半年多前,红军曾在这一带的四十里铺、二十里铺、八坝、水磨关、丰乐堡等地与马匪作战数次,仅三十军四十里铺一仗打了三天就伤亡千人……王泉媛眼里涌上泪花。丰乐堡一仗,妇女团牺牲了一个排。凉州向西永昌、山丹马蹄声中被冲决的红军阵地上四处是红军官兵的遗体 and 伤员。鲜血染红了这片土地——王泉媛把眼泪咽进肚子里,不愿再往下想。

“团长,我们真的能回家了吗?”杜兴兰走到王泉媛身边,声音极轻,掩饰不住的喜悦和向往之情溢于言表。

王泉媛不相信敌人有这么慈善,可此时还不明白敌人这次押解女俘转移去往何处。

王泉媛用力搂了搂杜兴兰。杜兴兰只有十六七岁,这个年龄当在父母身边受到格外的照顾啊,可她们大多是这个年龄,有的还到这个年龄就参加了红军,跟着四方面军长征,后来过了黄河来到这河西

走廊。王泉媛安慰她道:“兴兰,只要我们坚持斗争,不向马匪屈服,总有逃出虎口的那一天,只要逃出去了,还怕回不了家看妈妈吗?”

杜兴兰点点头:“团长,我决不向马匪低头!”

被押解的红军女俘们行了不到十里,来到被马匪称为凉州新城的机场。这里是马步青专门为屯兵修筑的土城,除修有一座机场外,还驻有马步青的师部、工兵团及炮兵团。

王泉媛发现这座兵营里岗哨林立,有许多似乎只是临时岗哨,三五人一组或东或西地游荡着;再看土围子的城墙,又高又厚,下面有士兵把守。

女俘们被押进了马步青花园。

王泉媛和100多名女俘被押到马步青的小洋楼前,王泉媛看到马步青、马阔麟及几个头面人物坐在小楼前面的椅子上,个个横眉立目,满脸狰狞。再看小楼前不远的操场,王泉媛心里咯噔一下,她看到黑压压两个团的马匪坐在那里,目不斜视地盯住这些女红军。

马步青清了清嗓子走到一个话筒前开始讲话:“诸位也许还不清楚,目前国共两党已经再度携手,共赴国难,精诚团结在国民政府蒋委员长的麾下。也就是说,我们国共两党已不再起战事了。因此我们不是敌对关系了!为了表示我们响应国共两党团结的诚意,你们这些被俘的女红军都将被释放。下面就宣布你们当中第一批被释放者的名单。”

马步青的胖副官走到话筒前开始念名单。女俘队伍里一阵骚动,有惊喜更有怀疑。敌人真有这么好的心肠吗?不是在做梦吧?又获得自由了?也许是敌人的阴谋,我们先前高兴太早!

(十一)

连载